

辽宁文史资料
总第四十二辑

本辑主编
邱文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0/

目 录

- 一 度童年饥寒交迫 投军旅初露锋芒..... (1)
- 二 担重任追剿叛匪 建奇勋倍增身价 (10)
- 三 平叛乱边塞安定 镇洮辽蒙汉融合 (20)
- 四 善权变败事又成事 识时务拥袁复反袁 (26)
- 五 剿巴匪灰飞烟灭 负弹伤刮骨疗毒 (30)
- 六 苦斡旋张汤言和 扩奉军荣任师长 (38)
- 七 鼎力辅佐张作霖 助其称雄东北王 (44)
- 八 逢机遇执政龙江省 闹匪患险失金交椅 (51)
- 九 重振作出巡东荒 为强兵整顿军纪 (57)
- 十 动杀机屠戮投降众匪 施毒计歼灭哗变士兵 (66)
- 十一 察民情召集乡老会议 除弊端颁布施政纲领 (71)
- 十二 秉公执法惩恶霸 昭雪冤案得民心 (79)
- 十三 重教育几番捐资助学 行善事时常扶贫济困 (84)
- 十四 尽心尽力结交日本 不卑不亢应付苏俄 (90)
- 十五 苦心运筹修筑铁路 实现夙愿改善交通 (98)
- 十六 临危难再助张作霖 发重兵剿灭郭松龄..... (106)
- 十七 娶儿媳收礼更奢华 葬父母纳贡且铺张..... (116)
- 十八 巧取豪夺搜刮钱财 横征暴敛成为巨富..... (122)

十九	攻多伦袭击国民军 还故里大办庆功会·····	(129)
二十	思引退柳堤试马 念旧情金州吊丧·····	(137)
二十一	拥张入关问鼎中原 受命尽忠镇守东北·····	(141)
二十二	大兴兵镇压义民 搞株连滥杀无辜·····	(149)
二十三	谄仕途俯仰有道 知权谋进退相宜·····	(155)
二十四	山海关接张归奉 皇姑屯被炸身亡·····	(161)
二十五	道几句族人归宿 窥一斑吴门兴衰·····	(171)
大事年表·····		(181)
参考书目·····		(192)

一 度童年饥寒交迫 投军旅初露锋芒

吴俊升原名兆恩，字秀峰；后改俊升，字兴权，别号子琴。祖籍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吴家庄，世代务农。其曾祖吴国安兄弟2人，清嘉庆年间逃荒关外，先谋食于锦州、义县一带，后辗转乞讨，终在今辽宁省昌图县兴隆沟落户。这里土地肥沃，人口稀少，一家人长年艰辛劳碌，尚可糊口。三传至其父吴玉，兄弟2人，吴玉为长，与当地李姓女子结婚。

1863年10月11日（清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吴俊升生于奉天昌图府兴隆沟村（今辽宁省昌图县老城镇长青村兴隆沟屯）。吴母李氏生2男2女后便早亡，当时吴俊升年仅五六岁。后吴玉续娶陈氏，又生2男2女。吴俊升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兄弟中为长。

吴俊升少年时是个典型的山东汉子，十六七岁竞膀阔腰圆，体力超群，饭量过人。农村场院的碓子及大户人家的“门前碓”，都是他练功夫的家什。吴俊升因家境贫寒，七八岁时为邻里放猪，继而给当地王大店家放牧牛马，每年得白银一二两，以补家用。塞北寒冬，吴俊升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冰天雪地赤脚放牧，常插入牛马粪便中取暖。夏季，晨曦微明，吴俊升便驱赶畜群放牧在草原上，直到夜幕降临，才收拢畜群回到主人家中。这个穷马倌衣衫褴褛，鼻涕“过河”，吃饭时伙计们都不愿与他同桌。吴俊升仅有一条露肉的裤子，换洗时只好躲在水泡子里遮羞。

由于他长期放牧，熟悉马性，练就一身过硬的马上功夫，终

使他后来贩马和当骑兵做得比别人得心应手。少年的磨难和锤炼，使吴俊升与其他军阀相比具有迥异的性格和作风。

吴俊升的牧童生涯一直持续到13岁，后来，吴父的旧交、近村一位叫李润的老者，劝其学商，这样，吴俊升经人介绍进入老四平街的“庆丰当铺”学徒。其间，吴俊升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人争吵，甚至动刀行凶。更有甚者，在一年的旧历正月，当铺里办高跷的时候，吴俊升扮作小丑，在队伍中横冲直撞，还用小刀在同伴屁股上乱捅乱划，引起众怒，都视他为市井无赖。因他秉性顽劣，桀骜不驯，经常惹事生非，不久即被主人解雇。

吴俊升学商不成，又到昌图县兴隆泉村（今昌图县太平乡兴隆泉）李财主家当“半拉子”。每当夏季农活繁重时，吴俊升晚上常常露宿在大车铺板上。一天夜里，李家财主出外解手，因天黑看不清楚，误以为车上趴着一只大黑熊，吓得拔腿就跑。从此，“黑熊显相”的讹传不胫而走。这也是吴俊升发迹后有人以此附会，说他是“黑熊转世”成为“福将”的由来。

吴俊升虽几经波折与磨炼，但秉性难改，不久又离开李财主家。14岁时，吴俊升随父迁居昌图府郑家屯，在傅家店（今白市道口）柴草市附近落脚。其父在交易市场上贩马，吴受其父熏染，也务上此道，并耽于赌博。为谋生计，他曾浪迹于马市，习相马术，充当马贩子、中介人。

吴俊升驰马试剑，体力过人，故时常为商家充当炮手，致使盗贼遁迹、街市平安。后来，吴俊升产生当兵念头，于是，他弃业从戎，投效辽源捕盗营为伍卒，当时年仅17岁。吴俊升先是在捕盗营当伙夫，因他既知马性又善骑术，所以，不久就当上一名马夫，管理军马，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20岁那年，吴俊升总算当上了一名正式骑兵。那年月，若要当骑兵必须自备鞍、马。其义父王大店东家资助他一副残缺不全的马鞍具，李财主家借给他钱，买了一匹独眼马，吴俊升自己动

手凿了一只木蹬，这样，总算配齐了当骑兵的“行头”。吴俊升出人头地后，曾为李财主家挂匾一块，以示不忘滴水之恩。

当上骑兵后的吴俊升，尽管有时不守纪律，但因吃苦耐劳，有胆略，作战奋勇当先，还是受到上司和伙伴们的垂青和喜爱，并因捉匪有功升任什长，时年 25 岁。尽管如此，吴俊升仍未摆脱贫困。无奈，只好发挥特长，余暇时间重操相马旧业。驻地郑家屯有蒙古马的交易市场，吴俊升经常出入马店和交易市场，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渔利。

1897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吴俊升 34 岁，随外委丁春华赴辽源得受把总实任。之后，马瑞禄为盛京巡防营统领，吴俊升与孙烈臣同属马瑞禄麾下。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吴俊升又以把总身份带队讨伐海龙、通化等地土匪，因功补缺为守备，而实际上是越一级被任为都司候补。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兴起，沙皇俄国乘机入侵东北，俄军到处横行肆虐。辽西绿林头领冯德麟以“保境安民”成立大团，因坚持抗俄而被捕，囚于库页岛。吴俊升驻防郑家屯，每欲集众为国驱虏。同年，盛京将军增祺因畏敌而擅离职守，逃出盛京。吴俊升在卧虎屯一带与俄国侵略军交火，身负轻伤。后俄国侵占盛京，实行所谓军事管制，吴俊升则在“四洮”一带对小股俄军不断予以袭击。

日俄战争时，吴俊升正驻防郑家屯，不知因为忌恨还是出于某种误会，俄军曾把吴俊升抓走，同被抓去的另外 3 名中国军官关在一间有火炕的房子里。他们之中有的遭拷打，有的被吊在天棚上，唯独让吴俊升坐在火炕上。之后，俄国军人又当着吴俊升的面，砍下那 3 个人的头，随后，俄军将房门锁上，扬长而去。在以后的两三天内，吴俊升一直这样被捆着，一动不动地同 3 个不知身份的无头死尸关在一起。后来，吴俊升讲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当时的情景，如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令人毛骨悚然。”若

千年后，吴俊升在黑龙江督军任上，曾查到当时带领俄军抓他的沙某，然而，此时的沙某已年近七旬，老朽不堪，吴见状甚是可怜，怨恨全消，遂将其释放。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日俄战起，清政府宣布辽河以西为中立地带。张作霖驻防新民，为骑兵营管带；吴俊升充任辽源总巡，驻防郑家屯；孙烈臣则为巡防1营管带，驻防洮南。当时辽西地面不靖，辽北土匪猖獗，其中股匪双如意等200余人为害尤甚，他们与日本人勾结起来，无恶不作。就此，吴俊升在1904年8月，曾向盛京将军增祺呈报，内称：“本年8月24日晚4时，由北突来日本人高如龙、松得胜并随从2人至郑家屯顺兴栈，随即到营。据称彼等现在收抚‘双如意’等200余名匪徒为该国军队，须入郑家屯街登记造册。候彼等由西边外领到饷项再将受抚队调走，并请幸勿剿办。”同时交出日本人名片两张。

吴俊升以“双如意”等反复无常为由，不许其匪众入街，以防发生意外，并告诉日本人，如候饷须到郑家屯百里之外。两个日本人一一答应。吴即将巡防队于街外布署妥当，以防不测。至25日早5时，两个日本人偕随从2人向西走去，正当吴俊升呈报之际，又有探报：“双如意”乘车，随从五六人来街医伤。吴即率队往捕，不料，“双如意”闻吴布置攻剿之消息后，遂于中途逃回。吴见状，遂飞调巡长石得山、杨十年等迅速回防，加意防范。增祺在给洮南府的信中称：吴俊升所报日人高如龙等2人，声称既将盗首“双如意”等匪收抚，唯该匪等居心诡诈，殊难测度，除命复吴俊升总巡加意严防以免疏漏外，相应将日人送的名片一并备文咨送。

上峰以吴俊升勇猛，使充营长兼护理巡防队统领，保“都司”衔，令其速剿匪贼。于是，吴俊升率部出征围剿股匪，出入北大荒。他身先士卒，勇猛异常，几经辗转跋涉，终于击毙悍匪“一人一国”、“天赦黄毛子”等及其匪徒200余名，匪乱始告平息。

上峰嘉许，保吴俊升“副将”衔。

距开通县城40里之郭尔罗斯公界内，时有胡匪盘踞。1905年12月15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盛京将军派去宝帮带督队往剿，该匪等闻风远逃。可是为时不久，又复盘踞该处，而且越聚越多，约有300多人，县警察局严密防范边境，堵其窜扰，但因子弹不足而不能出境追剿；而此股匪若不派队及时捕剿尽净，地方必受其害。因此，地方呈请派北路统巡吴俊升率队追剿。吴奉命于12月14日由八面城出发，督率马队取道辽源北上进剿。吴俊升亲自督队，士兵改装易服，不动声色，时常突袭股匪。奈此股匪皆系蒙族，闻兵来即逃，兵退又聚，以逸待劳，非派兵驻守不能绝此盗源。于是，当局命令吴俊升酌情就地派队驻守。

1906年3月（清光绪三十二年二月），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巡防营务处，任命张锡奎为总办，整顿全省地方军队，使清军绿营改制。张作霖为前、中两路巡防营统领官，因原盛京巡防营统领官马瑞禄获罪发配新疆，吴俊升遂升充后路巡防队副统领官。所以有此升迁，皆因当年讨伐盛京以北一带土匪有功，被越级擢升“游击”候补。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吴俊升与翼长张勋率队赴吉林东山里横道河子一带，剿灭土匪刘芳勤等。是年冬，吴俊升赴黑龙江驻防兰西县。此间，他因出征讨伐吉林的土匪有功，又被越级提升为“参将”候补。1908年6月（清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吴俊升复返吉林横道河子，剿灭盗匪朱六指，毙匪众50余名。吴俊升以该匪强悍有名，命令部下索取证验，然而其所部独有万福麟一人敢于前往，断其朱六指的半臂而归。8月，吴俊升升任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官，因讨伐峰密山土匪有功，再越级升迁为“副将”候补，并被授予“勇”字称号。吴俊升作战勇猛过人，冲锋必在前，撤退必殿后，因此受到盛京将军增祺、赵尔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锡良等上司的器重，故得以屡屡升迁。

清政府应内蒙古封建王公之请，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招垦，这本是有利于生产的事情，可是当地少数有狭隘民族情绪的人对此却有些误解。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本不难解决。可是，老沙皇乘机派遣特务，收买民族败类，策划叛国活动。当时混入抗垦队伍里的陶克陶胡就是投靠沙俄的叛匪首领之一。此人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就同蒙籍沙俄特务相勾结。日俄战后，继续为非作歹，扰乱地方。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秋，陶克陶胡乘沙皇俄国出兵侵占东北之机，与俄国勾结，趁火打劫，组织少数叛匪及亲属数名，扼守松花江渡口，阻击被俄军打散的散兵游勇，掠夺枪支拉人入伙，遂成为郭尔罗斯前旗有势力的豪绅头目，连本旗的王爷也惧其三分。因而被沙俄侵略势力看中，并利用其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从此，陶克陶胡也借助沙皇俄国的势力，兼并一些零星股匪，使自己的武装势力很快发展起来。陶克陶胡公开打出“武装反垦”的旗号，并提出驱逐移入蒙地的汉族农民，保持蒙古领地完整，没收汉族商店及财产等驱汉排汉的所谓“斗争纲领”，继续进行民族分裂活动。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剿灭这股叛乱势力，先后派洮南府巡捕队和吴俊升所部后路巡防队前往剿捕，均未奏效。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徐世昌特调张作霖率巡防队进驻辽源，攻打陶克陶胡。不久，徐世昌又派张作霖至洮南重镇，继续剿捕叛匪，并将其所部5个营扩编为7个营。除原有的汤玉麟、张作相、邹芬等营外，又把驻洮南的孙烈臣划归张作霖统辖，使张的队伍人数猛增至3500人。

1910年10月15日（清宣统二年九月十三日），东三省总督锡良调张作霖驻防洮南府，所遗防区由吴俊升所部接替驻扎。锡良在给洮南府的公文中，称：洮南府属接近蒙边，现值冬防吃紧，亟应调动军队驻扎以资防范。张作霖为奉军前路巡防营统领官，有

马步 7 个营调到洮南府属各县，张部必须全部调用，否则不敷分布。若全部进驻洮属且后路接应无人，原防辽源、康平、怀德等处防务均关紧要，亦未便顾此及彼。只有调回驻江省奉军吴俊升后路巡防队 5 个营，接扎张作霖逃出各防区，以保治安而资接应。江省呼兰等处吴俊升逃出各防区，即调淮军前往接扎。

1911 年 10 月 10 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首义成功，全国响应，奉天城的革命党人策划独立，推新军第 2 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为都督，奉天谘议局局长吴景濂为民政长，欲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宣布东三省独立。赵闻讯后，感到孤立无援，欲招外兵自卫。考虑到张作霖及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忠勇可恃，乃急发电报召之。正值张作霖督剿叛匪于洮南地区，得讯后立即率所部步骑兵 7 个营从洮南驻地星夜兼程，不到 3 日，到达奉天。余众继进，即驻重兵于城中，逐中路巡防统领金道坚取而代之。于是，两路马步军俱入掌握。

与张作霖同时接到电报的吴俊升却踌躇不定，以行装未整为由，命令所部于翌日晨出发。第二天早晨，吴俊升未起，便有骑士来见，报告说：“张统领率队过此，迫于严令不敢稽留，命某持刺来候，将于省中相见。”吴俊升闻之，瞠目结舌，久久不语，恍然始悟迟发为失策，故叹道：“张公抑何神也！”

赵尔巽见张作霖捷足先登，于是电吴：“军防不动”。使吴俊升失去了一次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不过吴俊升的态度和立场也非常明确。在清王朝寿终正寝之际，吴俊升受赵尔巽之命，伙同以张作霖为首的冯德麟、马龙潭、聂汝清、刘恩鸿、耿玉田等 33 名将领，联名作出“勤王决议”，致电袁世凯，力主推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要求率军勤王，剿灭革命军。其电文说：“革命军酿成民乱，无视君主，徒呈其私利私愤，其行为殆与盗贼无异，朝廷只汲汲于大局之和平，虽有议和之议，但如斯缺乏诚意之和平，殊无讲求之必要，吾人所可取之途径，惟有武力而已。东三省与

内地各省不同军队部署既定，且勤王之心亦厚，劲旅数万，一旦有命，即可取道山东南下，誓当剿灭革命军，以区区微忠，尽瘁朝廷。”

然而，赵尔巽等死抱清王朝的僵尸不放，全然徒劳。袁世凯为实现其野心，对革命党人与清廷采取软硬兼施之策，促使清帝退位。奉天的勤王派自赵尔巽以下至吴俊升等众将领，都大感愤慨，甚至表示将始终不承认共和政治，或将根据形势为效忠清廷而奋起声讨袁世凯。在此当儿，张作霖接到袁世凯封官许愿的密信，立即改变态度，赞成共和政治，并劝吴俊升等转变态度。张的前路巡防队调奉，吴的后路巡防队接防，吴俊升等众将领“勤王”的电报墨迹未干，就归顺袁世凯了。

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政局仍动荡不安，帝国主义乘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唆使中国的反动势力阴谋制造暴乱，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原清廷内务府大臣肃亲王善耆勾结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组织了宗社党，策动“满蒙独立”活动。他们支持蒙古反动分子喀喇沁王等招兵买马，拼凑“勤王军”，妄图建立“满蒙王国”。

1912年6月8日，日本陆军大尉松井清助等以领取农业机械为名，给“勤王军”送去50大车的枪械弹药，并由日本人薄天鬼和土匪头子左宪章所率领的300名土匪马队护送。当这伙不法分子从公主岭向郑家屯偷偷行进中，被吴俊升侦知，于当日在郑家屯附近将其截获，悉数炸毁。双方交火时，吴俊升所部打死日本侵略分子13名，土匪多名，重伤松井，还俘获一些日本侵略分子和土匪。此后，日本侵略分子仍贼心不死，继续武装偷运军火，均被吴俊升一一击溃。吴俊升此举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第一次“满蒙独立”活动，使其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与日本策动“满蒙独立”活动的同时，沙俄仍继续支持内外蒙古叛匪在东北窜扰，蒙古宾图王为部下及众匪所拥立，再犯洮

辽。吴俊升于康平县辽阳窝堡间为叛匪所败，辽源、掏鹿、西丰等地皆危。这时，俄使通牒袁世凯，不妨承认蒙古独立，和平解决。蒙叛匪也遣人至吴俊升处游说，愿以东蒙古王位、上将军及赠军饷5万卢布相许来诱使吴俊升上钩，然而，吴对此均漠然不理。

二 担重任追剿叛匪 建奇勋倍增身价

辛亥革命兴起，清王朝崩溃。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广大少数民族也纷纷响应革命，拥护共和，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与此同时，外蒙古地区少数封建主在俄国的诱使下，也在加紧进行背叛祖国的分裂活动。早在1911年12月16日（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外蒙反动王公头子哲布尊丹巴，就以沙皇俄国为靠山，宣布外蒙独立并称帝。他自封为新蒙古国的那仁勒尔汗，在大库伦正式举行即位大典，公开宣布建立“大蒙古帝国”。哲布尊丹巴除加紧对内统治外，还发出不少秘密文件，鼓动内蒙各旗脱离中国而独立，与外蒙合并。同时，还派出蒙古族人宝锁尔、绰鲁，到科右前旗游说，首先要在内蒙东部地区科右前旗打开局面，并向内蒙古各盟发出了归降蒙古国者享受的“优待条件”8条，重弹为避免内蒙古各盟“被革命侵吞”，“内外蒙古皆属一家”的滥调，劝谕各旗“一体归顺”，要求诸王公裁夺。

由于库伦封建王公头目的煽动和诱惑，内蒙古有不少王公向往之，但又感到力不从心，因而梦想清王朝能复辟，同时也在观望袁世凯对内蒙古王公待遇是否仍旧优厚。到同年底，内蒙古王公中只有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扎萨克图郡王乌泰，没有接受袁世凯的封赏，决心追随外蒙哲布尊丹巴叛国分裂。乌泰与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棍楚克苏萨共同谋划，准备在哲里木盟的10个旗发动叛乱，联合起来全部归属外蒙古。

1912年2月25日，乌泰借亲信王公前来拜年之机进行密谋，决定接受库伦劝降，征募兵丁，向俄国借白银发饷安抚士兵。与此同时，乌泰派其弟为特使潜行库伦，表示归顺，要求库伦伪政权在款、粮、兵诸方面给予具体援助，并呈递《乌泰率领全旗各蒙情欲投降蒙古国等情奏折》一件。

时库伦已聚集了不少内蒙古王公和匪首，但这些人多属亡命投靠者，像乌泰这样有计划有目的拥兵归附者尚是第一个，所以库伦头目为之动容，立即答应乌泰的各种要求，予以物资援助。哲布尊丹巴遂降伪旨：“……乌泰等既倾服来归顺，实堪嘉尚。乌泰著赏给亲王，世袭罔替。”乌泰得到封赏受宠若惊，紧锣密鼓策划于密室，煽风点火于蒙民之中，加快叛乱步伐。乌泰利用部分蒙族民众反对“移垦设治”的狭隘民族情绪，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胡说蒙古和汉人已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把已放垦的原属蒙古的农田和牧场收回来，把所有汉人统统从内蒙古地区驱逐出去。乌泰还编造出外蒙古除给大量军援外，还派1万大军协同作战，而这些大军又是刀枪不入的天兵天将的谎话。这些谎话虽是无稽之谈，但对于这些饱受封建王公、官僚奸商层层盘剥和压榨，崇拜神灵、喇嘛的蒙古穷困百姓来说，却颇有煽惑作用。他们把强烈的求生欲望寄托在这次叛乱之中，有许多牧民不明真相，被裹胁参加了叛乱。

乌泰勾结库伦蒙逆阴谋叛乱的行径，早为东三省地方当局觉察，各省都督立即向国务院报告。警报传来，北京政府颇为惊愕，认为影响所及决非寻常，很可能酿成蒙古大乱。故在处理上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

1912年7月2日，北京政府向东三省各都督府发出《东蒙各旗多有异心应协商筹防》的密电。东三省各都督遵照密电，各自做出了必要的军事布置。7月8日，奉天都督赵尔巽报告，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移营于洮南、辽源，扼要驻扎，并拨陆军炮

兵1队归其节制。赵帮统所部3营，驻扎怀德、奉化（今梨树县），以为后援。左路巡防队统领冯德麟于法库、彰武、康平等地，分布重兵与吴部联通一气。与此同时，吉林都督陈昭常、江省都督朱小濂，也都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一旦发生战事，则三省联合会剿。

东三省地方当局在不得不派兵防剿的同时，谨遵北京政府电令，于7月间先后派员前往劝谕乌泰，并电准将该旗借款30万元减免。而乌泰直到最后也未遵从。虽然乌泰拒绝了所有的劝告，但他已发现政府方面有所防备，感到十分恐慌。然而当一想到库伦的支持和俄国人的后援，则又幻想会获得成功，于是乌泰像注射了强心剂，立刻振作起来，竟不顾和硕梅伦勒木济和翻译官来明章等人的劝告，接受分裂狂徒的主张。认为事已泄露，无法回避，与其受制于人莫如先发制人，处于骑虎之势只好铤而走险。遂决定以王府、葛根庙、嘎钦庙为三大据点，三大寺庙的活佛为元帅，分4路举兵叛乱，先攻取洮南及其周围各县。

洮南府（今吉林省洮南市）当时所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乌泰梦想首先攻占洮南，夺取周边各县，号召全盟各旗，造成科右地区和1府5县的势力割据，然后再向周围各旗发展，与呼伦贝尔联成一片。因此，乌泰叛乱计划是：以王府台伯力屯为大本营，北端葛根庙（即白庙或称平顶庙），西侧嘎钦庙为据点，将号称3000兵马（包括库伦开来的援兵）的队伍秘密分为左、中、右、后4路，进攻洮南府。

乌泰经过长期阴谋策划后，认为叛乱时机已经成熟，遂于8月16日在靖安县发布《告示》，称：驱逐汉官，切断洮南府与奉天的联系。19日，乌泰离开王府，窜到葛根庙准备叛乱。20日，乌泰在归流河南岸葛根庙宣布“独立”，举兵叛乱，迈出叛国投敌的罪恶一步。乌泰在叛乱《布告》中声称：“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旨在保存

蒙古权利，并无他意。”当时的科右三旗，郭尔罗斯两旗以及杜尔伯特和扎赉特两旗，从《布告》中已识破乌泰叛国投敌的真面目，相继不参加“独立”或取消“独立”活动。最后只剩下科右前后两旗参加叛乱，可见乌泰倡乱之初，就已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况且，东三省防军已准备出动追剿，所以乌泰的失败是一开始便注定的了。

乌泰叛军中路从台伯力屯出发，直犯洮南。当叛军侦知洮南府城内空虚时，便妄图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占领它，但又唯恐中了守城防军的空城计，未敢贸然进攻，仅呈攻城态势。

洮南府城方圆5里，周围没有城墙（仅有土围子），城内兵力单薄，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守兵昼夜不离城壕，城内商务公会召募商团协助守城。代理知府欧阳华和吴俊升所部马2营管带石得山情知危急，便想出一个疑兵之计。他们命令城防军趁夜深人静，悄悄开出城外，待天亮再整装开进城来，使对方误认为是援军源源不断增援而来。守城防军还将炉筒子包上红布，伪装成大炮，树起木头扮成人形，以示城内防务实力雄厚，来迷惑敌人。与此同时，洮南府还派蒙语翻译留锁和特克希巴雅尔两人代表知府，携带礼品往见乌泰，要求和平解决。然而，乌泰拒绝了洮南府的要求，并将两位来使当作奸细关押在大牢之中。

此时，吴俊升的先头营已于8月17日开进洮南府。18日，吴俊升派王士仁、岳树声、刘佐、王殿奎等4人，两次前往乌泰处规劝，晓以大义。然而乌泰已利令智昏，直认归附库伦不讳，坚持逆见，往说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吴俊升将各营展开，进行武装围剿。镇东城防军负责人李广才把总因拒绝投降，遭叛军乌尔塔绑架扣押，县知事陆庆增怀揣大印越墙出逃，奔向洮南府求援，镇东县城陷入敌手。乌泰匪徒入城释放监狱囚犯，劫掠枪支财物，毁坏房屋，无所不为。

这时，吴俊升正督队取道七十户攻取扎萨克旗、葛根庙。8月

20日，忽闻镇东县失陷，遂停止前进。于8月22日，急令诺门巴图、陈锡武、万福麟3位管带，率马1营、马3营、马4营，计600多名骑兵驰援，击破叛军卡哨5处。当时城内叛军毫无戒备，遭此突然袭击，惊慌失措，弃城向东逃窜，战斗进行数小时，救出李广才把总以下多人。印君乌尔塔及余党均被击溃逃遁，官军克复镇东，大获全胜。陆庆增知县及眷属由水路归来，吴俊升沿途安抚难民。难民除先逃出者不计，共有千余人。在县北公合勒地方，救出难民大车300辆，此役共死亡296人。

镇东克复后，吴俊升鉴于该县粮草缺乏，不便留队镇守，遂督队回靖安。然靖安县原有守军已有断炊之累，正在犹豫间，忽接洮南告急电，吴俊升立即电告赵尔巽，报告战况并陈说利害，驰援洮南。报告称：“因洮城空虚，八面受敌，扎旗蠢动，四处响应，援军未至，兵力甚单，刻若分途进剿，此攻彼袭，疲于奔命，现时首宜保全根据地，以守为战。”8月23日晚，吴俊升督队回返洮南。

吴俊升率队3000余人于8月24日开进洮南府，未及休息，便对围城叛军展开反攻。吴俊升部先用大炮轰击，然后亲率骑兵冲杀过去。经此一役，摧毁叛军据点瓦基屯、老爷庙、白虎店（又称白虎甸）和13道防卡，大败叛军头目巴塔、“金钱豹”、“蟒头”等，彻底解除了洮南之围。只此一战，吴俊升挽回颓势。吴俊升在与叛军接仗过程中，先是互有胜负，后吴采纳部下剿抚并施之策，即分化瓦解裹胁者，孤立主要叛军头目，收到奇效。8月25日至29日，吴俊升率部收复窑屯等大小村屯5处，转战村屯6处，与敌人接仗12次多。最后把乌泰叛军逼到归流河北岸，与官军对峙。

征剿乌泰叛匪之役不但环境恶劣，官军装备也十分落后，就连作战的军用地图也是空白的。为此，吴俊升于1912年8月28日由洮南致电军备处，请检发蒙古地图。电称：“蒙边一带地极辽阔，